

批评首先面对的是文本。所谓“面对”，指的就是阅读。对于批评家而言，他的一切关于艺术的思考和阐释，都只能从阅读做起。在最初，批评家的阅读与普通读者的阅读并无二致，他要做的就是务必进入那个文本提供的世界，通过作家的描写和形容，细致地品味和体悟作家的用心立意。这就是我们此刻强调的“细读”。一般读者可以“粗读”，而批评家务必“细读”。

作为文本的批评者，其最初的身份和普通读者是相同的，他们的工作是感知，深入的思考乃是以后的事。在最初的阶段，批评家必须像普通读者那样通过作者的叙述和描写，领会那最初的一切，这是一次感同身受的体验。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是浅尝辄止，而对于批评家而言，



你曾经在寂静的夜晚，倾听过《布列瑟农》吗？火车呼啸而过，这是一片大地固有的天籁之音，这声音里有着离别的凄清。淡淡哀伤的曲调，歌声透着沧桑渺远，听得人回肠百转，在心田静静下了一场雨雾。

古人说，所有美妙的音乐，都使听者感到悲戚。听《布列瑟农》，让人感觉苍茫的原野之上，有一种旷远的寂寥，夕阳透着落寞，离愁渐行渐无穷，迢迢不断如春水……浸润在空灵悠扬的乐曲里，骤然响起马修·连恩撕心裂肺的语修……

这首歌曲诉说着离愁与家园。加拿大环保音乐家马修·连恩演唱的这首经典歌曲，是在他20多岁时创作的，后来收录在他

比重小于水的物质或物体，就会浮在水面，比如油，木头。涉水不深，浮在表面，就被称为浮浅，比重小，俗称轻，由此人们把某些“骨头轻”的人讥为“轻浮”。水中最低级的生物，只能生存在水面上，所以叫“浮游生物”。人们常把市场称之为“商海”，把毅然参与到市场经济大潮中去的人，称为“下海”。众所周知，海里有隐藏着丰富的宝藏的，只有那些勤奋的敢于深入海底的“赶海者”和“弄潮儿”，才能有所收获。浮在表面，浅尝辄止，急功近利，投机取利，甚至想不劳而获的人，往往“竹篮打水”，难免焦躁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浮躁”了，当今社会浮躁成风，也许是此类人太多的缘故吧……

批评从细读做起

谢冕

这一切只是起步。深入地感知和体会，不仅了解细节，而且了解用心，最后就是条分缕析，评判得失。

这一切功夫，务须以细读作为起点。细读不仅是一种必须，而且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功。一个不读作品的批评者，特别是那些无视（或有意无意地离开）文本而夸夸其谈的批评者，不仅是不称职的，而且是恶劣的。凡批评须从小处，细处做起。批是有责任心的批评者，首先无不都是用心阅读、而后用心思考的普通读者。

批评家可以进行像艺术史或文学史那样的浩大工程，可以写气贯长虹、雄

视千载（要是有此条件的话）的鸿篇巨著，无论你做的是多么伟大的事情，须知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此刻强调的基点。再辉煌的宫殿，也离不开最初的一砖一瓦，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，而后是画龙点睛，点铁成金。这是常识，也是永不过时的“老调”。

天大的学问均非旦夕之功，浩瀚的工程总离不开持之以恒的积累。涓涓细流汇为伟大江河，涓的是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阅读、思考、提炼。空头文学家不能做，空头批评家同样不能做。说到诗歌文本的细读，可能有更多的话要说，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体，诗歌有自己独特的规律，对比其他文体而言，诗歌是隐藏的、曲折的、委婉的、空灵的，它往往借意象的手段写意状物，它言近旨远，言简意赅，因此对诗的阅读要更



1995年的专辑《狼》中。他坐着火车正离开意大利北部小镇布列瑟农，布列瑟农是马修母亲的故乡，从乐曲里可深深感受到他对这片土地饱含的深情。据说这首歌的背后还隐藏着马修·连恩的爱情故事。布列瑟农，一个安静的小镇，有着温暖的记忆，却注定要离别。那段风笛的独奏，低语吟唱中，却让人感觉满目的苍凉，忧伤如连绵的雨水，走不出去。

“我站在布列瑟农的星空下，而星星，也在天的另一边照着布列瑟农，请你温柔地放手，因为我必须远走，虽然，火车将带走我的人，但我的心却不会片刻相离……”

小镇的站台，马修·连恩送别了苏格兰姑娘，别

浮 周伟民

细、更用心。其实这也是老话，并不新鲜的。

说到这里，发现有一种遗漏。那就是有一些文本本身就是游戏，普通的读者见这玩意儿可以随意弃之，难道批评家竟要死守“细读”？所以，细读只是对精品而言，粗劣之作，是不必为此费神的。但是，何者为优？何者为劣？却仍然要以认真阅读作为前提。因此，删繁就简、去伪存真的工作仍然要通过阅读。后者对于诗歌尤为重要，正如前面所述，诗歌往往“迷惑”读者，在它的变幻和杂乱中，可能潜藏着有意味的品质。

有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，有时则是败絮其外金玉其中，批评家面对诗歌文本（特别是诗歌的“怪异”和“丑陋”的文本）时，须要格外的谨慎。当然更有诗歌观念上的差异，习惯性的偏好可能误导批评家的判断。尤其是当批评家面对诗歌纷繁和不合常规的艺术现象时，很容易因阅读的惯性而产生判断上的偏离。

4月30日(星期三) 阴有雨

入台观光以来，在同导游小萱和司机廖师傅的断续闲聊中，在与同伴们的相互交流中，特别是在和台湾媒体老朋友的餐叙接触中，了解到不少目前台湾社会经济政治的真情实况，从感性到理性加深了认识。归纳起来，主要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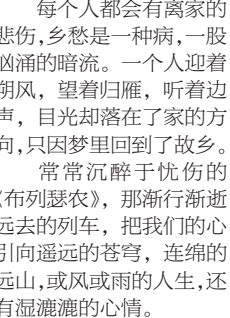
其一，经济发展趋缓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台湾的经济开始崛起，高新技术迅猛发展，出口总量逐年上升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，很快与韩国、新加坡、香港一道，跃升为亚洲的“四小龙”之一。然而近20年特别是步入新世纪以来，经济虽有所发展，但总体状况令人堪忧，在高新技术和产品出口方面的优势已不复存在，不仅被韩国等大大超越，而且和大陆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。目前出口总量不增反减，就业形势十分严峻，房价居高不下，百姓啧有烦言。更加可怕的是，当今台湾政局不稳、乱象频发，对经济如何采取应对之策，迅速走出困境，政府缺少办法，人民缺乏信心。

其二，社会分配不公。在对公共利益分配方面，在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处理上，存在明显的不合理现象。比如，对“军公教”（军

了家园，从此将忧伤留给了我们，那种沉寂的清冷，遥遥的归期。树叶在一点一点随着秋冬的风飘落，古老的小镇，在教堂的钟声回荡中，更加寂静，夕阳在落，树木、房屋的影子，一点点斜下来，牧羊在林间漫步，远处是静立的山尖与艾草，萨克斯在幽幽诉说着无期的忧伤……

每个人都会有离家的悲伤，乡愁是一种病，一股汹涌的暗流。一个人迎着朔风，望着归雁，听着边声，目光却落在了家的方向，只因梦里回到了故乡。

常常沉醉于忧伤的《布列瑟农》，那渐行渐逝远去的列车，把我们的心引向遥远的苍苍，连绵的远山，或风或雨的人生，还有湿漉漉的心情。



夜光杯

苏州的朱文颖发来指示，让我去苏州参观画展。说是一次跨界活动，文学圈很多名人准备前往，大家座谈一下，话题是“吴门画派和南方概念”。看画展有点兴趣，听别人发表高见也挺好，可是她点名要我发言，还有缴篇文章，这个就有些过分。

最害怕公众场合说话，写文章不知道何处下笔，什么吴门画派，什么南方概念，完全是考数学出外语题目，太为难人。朱文颖来信稍塞了一堆图片，以我的电脑智商，光打开图片，基本上让人崩溃，还要注册和下载，估计她也不懂这些，糊里糊涂发出去就算。我这边手忙脚乱，我这边气急败坏，她那边完事拉倒。

于是立刻打电话过去，本来不喜欢凑热闹，而且岁数也大了，心态也老了，你们自己跨界玩吧，我呢，清闲一日是一天清闲。我知道苏州作家喜欢与书画家玩，玩久了，差不多也混成书画家。譬如车前子，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应该算诗人，还是画家。又譬如陶文瑜和荆歌，干脆搞画展书展，我要是书画界领导，非找把刀将他们的手给剁了，这些家伙手太长，伸得太远。

苏州画家受苏州作家的影响，也想跨界了。按照我的阴暗想法，作家玩书画，修身养性一方面，眼红人家赚钱容易也一方面。我在南京的画家朋友都很有

人、公务员、教师)阶层,实行政策倾斜:退休以后可以享受在职时待遇的85%,银行存款可以享受18%的利息;而一般工薪阶层,退休时每月只能领取2到3万元台币的养老金,银行存款只能拿到1.3%的利息。至于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,每月薪金只有台币2万

我在今日宝岛的见与闻

——台湾八日游掠影之七

丁法章

元上下，按照台湾物价，除去吃饭、房租和零用的开销，已经所剩无几。目前，在台北购置1套两房一厅的二手房，少说也要台币1000万元以上，这对他们而言简直是个天文数字，如果没有父母资助，购房完全是遥不可及的事情。

其三，教育问题突出。目前在台湾，缺乏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多元化，中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。进大学的门槛很低，只要高中毕业，人人可以读大学，个个都是大学生。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，重理论、轻实践；重知识、轻应用，忽视动手能力和实战能力的训练，

我是1990年底代表市学联参加市第六届青联，并且“蝉连”两届青联常委。当时许多青联委员已是成功人士，都是上海滩响当当的风云人物，都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记得1992年9月，我参加了由时任青联主席王仲伟带领的上海市青联代表团访问日本。刚从正在进行城市大建设的上海来到东京，马上感到蓝天白云的清新、随处可坐的干净、物资丰富的市场，好东西真是多。虽然我们很多人是第一次到访，主办方也安排了不少参观游览的项目，但大家更急切地是参与和城市建设、科技发展、文化教育相关的活动，如：城建共同沟、电力馆、地铁、科技馆、东大和早稻田大学等等。当时日本的城市设施建设的完善和超前，科技与教育的先进，确实使我们感到震撼和启发。其间，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，亦使我们感到上海青年的责任：即主办方在安排的文化活动中有学唱日本国歌，立即遭到全体代表团成员的反

对；参与接待的个别华人居然表示不理解，认为是小题大做，张静大姐等义正辞严、有理有节的驳斥令其汗颜。时至今日，上海亦是蓝天白云、随处可坐、地铁纵横、宜居舒适，这其中有多青联老委员们为这座城市的巨变作出的贡献！

苏州的朱文颖发来指示，让我去苏州参观画展。说是一次跨界活动，文学圈很多名人准备前往，大家座谈一下，话题是“吴门画派和南方概念”。看画展有点兴趣，听别人发表高见也挺好，可是她点名要我发言，还有缴篇文章，这个就有些过分。

最害怕公众场合说话，写文章不知道何处下笔，什么吴门画派，什么南方概念，完全是考数学出外语题目，太为难人。朱文颖来信稍塞了一堆图片，以我的电脑智商，光打开图片，基本上让人崩溃，还要注册和下载，估计她也不懂这些，糊里糊涂发出去就算。我这边手忙脚乱，我这边气急败坏，她那边完事拉倒。

于是立刻打电话过去，本来不喜欢凑热闹，而且岁数也大了，心态也老了，你们自己跨界玩吧，我呢，清闲一日是一天清闲。我知道苏州作家喜欢与书画家玩，玩久了，差不多也混成书画家。譬如车前子，恐怕自己都不知道应该算诗人，还是画家。又譬如陶文瑜和荆歌，干脆搞画展书展，我要是书画界领导，非找把刀将他们的手给剁了，这些家伙手太长，伸得太远。

苏州画家受苏州作家的影响，也想跨界了。按照我的阴暗想法，作家玩书画，修身养性一方面，眼红人家赚钱容易也一方面。我在南京的画家朋友都很有

致使学生踏上社会后，“大事干不了，小事不想干”，百分之七八十的大学毕业生不能适时就业。履行兵役制本是青年的应尽义务，虽然只有短短一年时间，仍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对参军缺少热情，认为这是浪费青春，因而想方设法以身体不合格为由逃避当兵。

苏州的画家

叶兆言

苏州有很好的职业画家，突然乐意放下身段，和小说家一起玩玩，这是给作家面子。或许这也是吴门画派的古老传统，一种血脉相传的文化基因开始作怪。历史上的明四家都是大家，诗文书画无一不精，样样都很出色。五百年前，吴门画派独步画坛，靠的就是综合能力，他们个个都是艺术家，不是古代的画匠。

因此，苏州画家决定要跨界，展现他们的素养，重拾古韵遗风，我觉得在情感上，有理由赞助一下，为他们叫好。

业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《中国时报》与《联合报》虽然历史悠久，但已今非昔比，风光不再。相反，一些观点激烈、有财力支撑和大量免费赠阅的报纸，品位不高、以刊登八卦新闻吸引眼球的报纸，却大行其道，销量远远超过两张传统大报。

对目前台湾为何会存在种种乱象，公众往往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，说法不一。较为普遍的看法是，党派纷争，朝野对骂，缺乏领导权威，出现中间梗阻，使政令不能畅通，步调不能一致，仍是问题症结之所在。有些党派从利己主义出发，混淆是非，制造乱局，以售其奸。从前一时期的“反服贸”到最近的“反核”行动，且不说是否真正代表公众利益，仅就其末在法制轨道内进行，经常阻碍城市公共交通，影响他人正常生活，就为人们所不齿、所反对，不能不对组织者的真实动机提出质疑。

充满激情的记忆

刘中民

记得每次青联活动，都好像一个盛大的节日，没有职位和职业的区别，只有浓浓友情。像奚美娟的朗诵、辛丽丽的舞蹈、杨学进的歌声，都给大家带来美的享受和青春的活力。离开青联以后，尤其在杨德林、姜建勤秘书长的操持下，各种专题性的老委员聚会也不时给大家提供见面的机会。如以酒文化和老建筑为题的聚会，连老主席万学远夫妇都从杭州专程赶来；以现代科技干细胞应用为题的研讨，吕永杰、陈小红、俞光耀、杨国平等企

钱，非常有钱。放眼世界大地，大画家确实会有几个作家朋友，但是隔行如隔山，真能看上眼的作家未必有几个。我就没听说毕加索和哪位作家是好朋友，自称他好友的作家倒有很多。

好像北京的作家很少跟画家玩，上海也是，南京也是，想跟人家玩，人家画的忙着挣大钱，没时间陪你玩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，真正玩艺术的，小隐于野大隐于市，白眼看人，有时候，连同行都不愿意搭理。当然，这样究竟是不是真对，说不清楚。反正画家跟作家玩，跟作家与画家玩，心态是不一样的。有位作家恬不知耻地告诉我，书画家们乐意跟作家玩，是因为他们想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，我听了恨不得开口骂人，说今天的作家比书画家有文化，真吃错药了。人可以自信，绝对不能这么自信。

苏州有很好的职业画家，突然乐意放下身段，和小说家一起玩玩，这是给作家面子。或许这也是吴门画派的古老传统，一种血脉相传的文化基因开始作怪。历史上的明四家都是大家，诗文书画无一不精，样样都很出色。五百年前，吴门画派独步画坛，靠的就是综合能力，他们个个都是艺术家，不是古代的画匠。

因此，苏州画家决定要跨界，展现他们的素养，重拾古韵遗风，我觉得在情感上，有理由赞助一下，为他们叫好。

业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《中国时报》与《联合报》虽然历史悠久，但已今非昔比，风光不再。相反，一些观点激烈、有财力支撑和大量免费赠阅的报纸，品位不高、以刊登八卦新闻吸引眼球的报纸，却大行其道，销量远远超过两张传统大报。

夜光杯

业家和周波、倪蓉等青联老领导也欣然出席；当然，杨介生的家从来都是老朋友品尝温州美食的地方。

也许是医生职业的缘故，我和青联老委员们的联系更多些。大家无论是本人，还是家人、亲戚、朋友，甚至是邻里，一旦有什么健康问题，总会在第一时间来咨询或到医院找我。每逢这时，我都会感到朋友间的信任，当然也会尽自己所能帮助解决问题。实际上，这种委员互相关心和帮助，早已在青联相识时就形成了默契。前几年我去台湾，很想参观故宫博物院，临行前给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打了个电话，他马上和那里的周馆长联系了，使我有幸看到了台湾故宫的部分镇馆之宝。现在，虽然我们都已成为青春已逝的老青年，但是青联留给我们的美好记忆和友谊却让我们永远年轻和充满激情。

老青联委员们一次次愉快聚会，保持着年轻的心态，明请看本栏。

我与青联